

战争哀歌

[越] 保宁 著 夏露 译

阿坚觉得自己不是活着，而是被困在这人世间。



T h e

战争哀歌

[越] 保宁——著 夏露——译

S o r r o w

o f w a r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宇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争哀歌 / (越) 保宁著; 夏露译. --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9.4
ISBN 978-7-5404-9088-1

I . ①战… II . ①保… ②夏… III . ①长篇小说 - 越南 - 现代 IV . ① I33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036725 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上架建议: 畅销小说

ZHANZHENG AIGE 战争哀歌

作者: [越] 保宁

译者: 夏露

出版人: 曾赛丰

责任编辑: 薛健 刘诗哲

监制: 于向勇 秦青

策划编辑: 王远哲

文字编辑: 苏会领

营销编辑: 刘晓晨 刘迪 初晨

装帧设计: 李洁

内文排版: 麦莫瑞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 址: www.hnwy.net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销: 新华书店

本: 875mm × 1270mm 1/32

数: 196 千字

张: 9.5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版

次: 201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号: ISBN 978-7-5404-9088-1

定 价: 48.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 010-59096394

团购电话: 010-59320018

战争哀歌
The Sorrow
of War



中文版自序

我第一次出国的目的地就是中国，那是1959年夏天。那会儿我父亲正在北京大学讲授越南语，我和我妹妹随母亲一起去看望他。由于时隔60年，加上那时我才7岁，所以我记不大清楚一些细节了，但童年时这段经历一直萦绕在我心里。从广西凭祥到北京的路上，除了夜晚进入梦乡之外，我的眼睛几乎就没有离开过火车的车窗。中国的万千风景和悠久历史随着奔驰的列车在眼前掠过，就像一幅幅画，一首首诗。

经过三天三夜的旅行，我们到了北京火车站，由于我所熟悉的河内那时还很小，城市设施简陋，所以北京火车站的雄伟和美丽使

我非常惊讶。我父亲说，北京火车站是刚刚建成的，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准备的十大工程之一。在北京的一个月，我父亲带着我们去参观了这十大工程：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农业展览馆等。当然我们也到了天安门广场，进了故宫。我们不需要导游，因为我父亲熟悉北京城，而且他的汉语讲得跟中国人一样好。

我父亲生于1920年，从他出生到上大学，越南都处于法国统治之下（1884—1945），他本应该精通的是法语而不是汉语。但由于我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儒士，他们都是在阮朝科举制度下考中的科举，因此他们教我父亲学习汉语。不过，我曾祖父和祖父只能读懂汉文，可以与中国人进行笔谈，但是不会讲汉语，我父亲却可以讲。因此，1958年，我父亲受北京大学邀请，来中国讲授越南语。

与今天相比，当时包括教授和大学生在内的中国人民的生活都非常艰苦，但是，北京大学依然给予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教授优待，给予他们最高的生活标准。教授们住的房子位于一个很漂亮的花园里，宽敞，设施齐全。外籍教授的工资也很高，因此很多人把全家都接过来一起住。星期的时候，学校会派车送教授及其家人去参观北京以及北京以外的地方。那时候，我去过颐和园、钓鱼台和万里长城的起点山海关。

1964年，我父亲回到越南后想教我学习法语和汉语，可是我学习外语的能力太差，加上1964年之后越南卷入了战争炮火之中，我

读完中学，17岁便入伍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从1969年到1975年，我最好的青春都是在战场前线度过的。不过，由于父亲藏书量很大，而且种类丰富，我识字不久就有机会阅读翻译成越南语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司马迁的《史记》到中国古典文学的四大名著，以及20世纪的中国文学作品，尤其是鲁迅的作品，我都读过不少。我父亲特别仰慕这些伟大的作家，因此，他买了他们全部的作品，其中包括1949年以前印行的一些作品。

由于战争和时局的剧烈变动，我父亲没有机会重返中国。当然，他非常怀念中国，特别是北京，他怀念那里的同事和学生。他有不少学生到越南来担任越南战争的经济和军事专家，也有不少学生到中国驻越南的大使馆工作。他们经常到我家看望我父亲。1998年，我父亲收到北京语言大学的一个会议邀请，但那时他已经得了重病，无法成行。第二年父亲便去世了。

今天，《战争哀歌》经夏露博士翻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出版，我非常高兴，也非常荣幸。尽管我不懂中文，但看到自己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就像我自己也继承了我的家族从曾祖父到祖父再到我父亲以来的汉学传统。

我父亲生前非常喜欢唐诗，他的书柜里收藏有李白、杜甫、白居易、崔颢、张继等诗人的诗集。我记得《战争哀歌》在越南出版时，我父亲倒了一杯葡萄酒来祝贺我，喝酒时还朗诵了王翰的《凉州词》给我听：

葡萄美酒夜光杯，
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
古来征战几人回。

他先用汉语朗诵，又用汉越音读给我听。至今，那动听的诗歌似乎还在耳边回响。

战争哀歌
The Sorrow
of War



战后，第一个旱季迟迟不肯光顾B-3前线的北翼后方根据地。10月过去了，接着11月也过去了，这里却仿佛还在雨季里。波谷河在雨季积蓄的河水还在不停地向两岸溢出，一点消退的迹象都没有。

天气晴雨不定。白天阳光灿烂，夜晚却总下雨。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

雨雾中，山冈朦胧起来。树木是潮湿的，丛林是寂静的，只有水汽不分昼夜地蒸腾。白雾茫茫犹如大海，却又透着树叶的绿光，飘荡着腐烂的气息。

现在已经进入12月了，丛林里的道路却还像雨季里一般泥泞不堪，寸步难行。和平之后，这里被抛荒了，草木愈加茂盛，渐渐覆盖了地表，令人辨不清道路。

在这种天气条件和路况下开车，其中的艰辛非笔墨所能形容。从沙泰河东边的鳄鱼湖盆地穿过67县，再前往位于波谷河西岸的圣价坡的那个三岔路口，这一段路总共不到50公里，却让一辆马力十足的吉尔牌苏式军用卡车艰难跋涉了一整天。直到薄暮

时分，才抵达当年被阿坚他们称为“招魂林”的那片丛林的入口处。那里荆棘密布，旁边有一条较宽的溪流，溪边堆积着朽木，汽车就在那里停下。

当晚，司机在驾驶室睡下，阿坚则在车厢里挂上一个吊床，躺了上去。

半夜，又下起了雨。这回是毛毛细雨，轻柔如雾，悄悄坠落，几乎没有声响。卡车上的防水雨布破旧不堪，简直是千疮百孔。雨水就顺着破洞一点点地渗漏下来，缓缓地滴落在车厢板上的尼龙袋上，而袋子里装的是阵亡将士的骸骨。

浓重的湿气，像无形的手慢慢伸向吊床，捕获每一处空隙。绵长的细雨，令人忧伤，又如时间的长河在缓缓流淌，让人坠入半梦半醒之间。风，带着潮湿的味道，似乎在发出长长的叹息。

朦胧的湿气中，沉沉的暗夜里，躺在吊床上的阿坚陷入了如梦似幻的境地。他觉得卡车仿佛突然离开了原地，缓缓地发动起来，开始无声地行进。没有发动机，也没有司机，汽车自动带着他在崎岖的丛林道路上梦游。

河水在低吟，丛林在轻叹，听起来是那么遥远虚无，像是从某个时代传来的回声，又像是远古时金黄的落叶坠入绿草丛中的声音。

这一片招魂林，阿坚熟得不能再熟了。正是在这里，在1969年的旱季之末，他所在的27独立营被敌人围困，惨遭不幸。在那恐怖的战斗中，他们营几乎全军覆没，只有10个人幸存下来，他

是其中一个。

那年旱季，每天烈日炎炎，狂风四起。敌人往丛林里洒下浓浓的汽油，刹那间绿色的丛林化为一片火海，烈火迅速蔓延，仿佛地狱之火般恐怖，将士们不得不逃离工事，头顶却又不时有擦着树梢飞过的敌机朝他们扫射。他们被火海和枪林弹雨弄得晕头转向，部队一下子被打得七零八落。营长好几次想重新聚拢整合，无奈部队却一次又一次被分开。一时间，鲜血四处飞溅。最后，将士们纷纷倒在了火海里。至今，丛林中那些梭形的空地上都还没有长出草木，好像它们还惊魂未定，不敢冒头。也难怪，那上面还堆积着许多身首不全的尸体，在炎热的天气里，仿佛还在呼呼地冒着热气。

“宁死不投降……兄弟们，宁死不投降啊！”营长的话犹在耳边。

当时营长面色苍白，一边大声吼叫着，一边举起手枪，在阿坚面前朝脑袋开枪自杀了。

目睹那一幕的阿坚，惊得瞠目结舌，想大声叫喊却又不能喊出声。

接着，美国佬冲了过来，用机关枪朝两边扫射。密集的子弹像无数的黄蜂扑面而来，阿坚惊恐万分。他把枪放低，侧身卧倒，慢慢地滚下山坡，直滚到干涸的小溪中央。他的身上一直在流血，滚到哪里，哪里就沾染鲜血。

后来接连几天，乌鸦遮天蔽日。

美军撤走以后，大雨倾盆，淹没了地表，将战场刹那间化为沼泽。地面的积水被鲜血染成了棕红色，残缺的尸身与丛林中野兽的尸体一同漂浮起来，混杂在那些被大炮轰断的大大小的树枝中。

当积水退去，灼热的阳光再度照射在厚厚的泥土上时，尸体开始散发出腐臭的气味。

阿坚沿着小溪挪动着自己的身体，嘴里和伤口都还在不停地流血。血是那样的冰冷和黏稠，仿佛是从尸体上流出来的似的。毒蛇和蜈蚣爬满了他全身，死神似乎近在咫尺，触手可及。

从那以后，没有人再提起27独立营。

那片他们惨遭失败的阵地，亡灵不时显现，阴魂在丛林里游荡，在溪边漂浮，就是不肯归天。

后来，这片雾霭沉沉的无名丛林就得名“招魂林”，这名字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人们说，亡灵有时候会在纪念日聚集起来，重新组成营队，集合点名。溪水流淌的声音，山里呼呼的风声，仿佛就是荒野的孤魂在向人间倾吐心事。

阿坚听说这片丛林里有一种特别的鸟儿，它们的叫声如泣如诉，但只有夜行的人才能听到。不过，人们只闻鸟鸣，不见鸟影，因为那些鸟儿从不飞出来，只是藏在林子里一味地哀鸣。丛林里还有一种红竹笋，红得像血，乍一看像正汩汩冒血的骨头，很可怕。这竹笋只在招魂林里生长，西原地区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这一品种。此外，丛林里的萤火虫也大得出奇，有人看见某些

萤火虫的光晕像钢盔那么大，甚至更大。

招魂林的夜晚尤其吓人。每当夜幕降临，这里的草木就发出令人不寒而栗的低吟，仿佛在与风声合奏鬼魂曲。而那鬼魂曲千变万化，在丛林不同的区域有不同的版本，而且夜夜不同。听了那些鬼魂曲，你简直要疑心创造恐怖的战争传奇的，是这绵延的山峰，是这招魂林，而绝不是人类自身。

胆小的人，是无法适应这片丛林里的生活的，他们一定会被吓得发疯，甚至会被吓死。

正是这个原因，1974年雨季，当部队决定在这片丛林藏身时，阿坚他们侦察排特意设了供桌，秘密组织祭拜27独立营的将士。从那天起，供桌上就昼夜不熄地燃着香。

人们相信招魂林里也飘荡着当地老百姓的亡魂。就在离眼下军用卡车停靠点的不远处，曾有小径通往一个村庄，据传，村里曾流行麻风病。

很久以前，当阿坚他们第3团抵达村庄附近时，村里已经荒无人烟，恶疾和严重的饥荒已经吞噬了全村人的生命。战士们走进那里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象到村民们活着时的悲苦，想象到村里尸体横陈的可怕景象。一想到那些，就仿佛闻到了尸体的臭味，觉得阵阵恶心。为防止细菌感染，他们用汽油放火烧了村庄。即便如此，大伙儿依然感到害怕，不敢再次靠近那个村庄。唉，又是鬼魂，又是传染病的，谁不怕呢？

一天，1营的小盛子壮起胆摸到村里，猎杀了一只猿猴。他找了三个人帮忙，才把它拖到了侦察排的营房。当他们宰杀那

只猿猴，扒光它厚厚的一层毛之后，那东西看起来就像一个肥胖的女人。它浑身呈灰白色，双眼圆睁，仿佛死死地盯着大伙儿。阿坚他们全都吓得失魂落魄，丢下锅碗瓢盆，鬼哭狼嚎地跑开了。

团里没人肯相信这事，但这的确是有过的。

阿坚把那个像人的猿猴埋了，认真地给它培过墓。可是他们团好像依然因此遭了报应。猎杀猿猴后不久，小盛子就死了，接着全排的人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最后只有阿坚活了下来。

这回忆中的一切，仿佛发生在一个久远的时代，其实，不过就是去年以前的事情。

那年雨季，在向南方挺进攻打邦美蜀时，阿坚所在的部队差不多在招魂林驻守了两个月。如今，丛林的景色依然如故，连树木的数量都没多没少。当年侦察排搭建的临时营房——“草庵”，也在小溪旁边，距离现在他们的卡车停靠的地方不过步行10分钟的路程。那条往日时常走过的小径，阿坚也还能从草丛中辨认出痕迹来。

溪流经过山脚时一分为二，变成了两条小溪。说不定在那个三岔路口，他们的草庵还在，盖在屋顶的尖尖的芦苇也沾满了水汽吧。那时，草庵还曾经作为后方根据地安置前线收兵回来的人。草庵也是政治教育的基地。政治思想灌输不断，早上是政治教育，下午是政治教育，晚上还是政治教育。“我们胜利，敌人失败；北方丰收；这世界分成了三大阵营。”这类教育没完没

了，所幸对侦察员没有这么严格。他们比较受优待，不必总是参加学习。所以，在返回战场之前，他们能得到充分的休息，也能好好享受生活，可以去打猎、布陷阱，甚至打扑克牌。而且，他们几乎每晚都玩牌。在这之前，阿坚还从未疯狂玩过牌。

士兵们通常是一吃完晚饭就开始打牌。潮湿而炎热的空气中，飘荡着一股熏蚊子的刺鼻的浓烟味，同时混杂着破烂的红色扑克牌上赌鬼们的汗腥味，委实令人觉得乌烟瘴气。他们总爱用几包闻着很怪的同胞牌香烟下注，要是输红了眼，就用老挝烟、打火石或魔玫瑰，又或者用干粮和照片做赌注。照片上是各式各样的女孩：西方女孩、越南女孩，丑的、美的，甚至是某人的女友。这些全部可以用来做赌注。当所有赌注用完，实在是没什么可拿来赌的了，就刮灯上的烟灰，或在对方脸上画胡须以示惩罚。赌博的场面欢乐而鼓噪，有参战的，也有观战的。他们有时甚至连续几天通宵达旦地赌。那段时间，大家仿佛过着平静而幸福的生活，恣意妄为，无忧无虑。

由于整天下雨，几乎没有战事发生。侦察排的13名战士，当时还一个都不少，包括小盛子，他死前也在那里快活了一个多月。那时阿乾还没当逃兵，阿永、阿盛、阿渠、阿莹以及“大象”阿造也都还好端端地活着。

如今，除了那副缺角的、脏脏的，似乎还留着死人指印的破烂扑克牌之外，阿坚手里没有任何侦察排的纪念物了。

“九！十！J！”

“小王！大王！老A！”

这些纸牌现在偶尔还出现在他的梦里，梦中他总是一个人玩牌，总是大喊着：“红桃！方块！黑桃！”

他记得牌友们当时还把行军歌改为打油诗：

条条道路通死神，
玩命打，玩命打，
打牌多么好玩呀！
活一天就痛快一天呀！
可别轻易当枪靶子呀！

可后来，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被带离了人生的牌桌。阿坚记得，那副扑克牌最后一次使用的时候，整个侦察排只剩四个人，那是阿慈、阿清、阿云和他自己。

那天，天刚蒙蒙亮，距离他们攻破西贡的那场鏖战仅有半个小时。当时美军和南越伪军正凭借蔓草堆积的荒野中的古芝防守线，启动大炮和机关枪进行火力反击。在战壕和防空洞里的北越士兵则打算在床上多赖几分钟，享受着最后的睡眠，团里四个要带头冲锋的侦察兵倒先在牌桌上“冲锋”起来。

“慢慢玩吧。”阿坚提议，“老天爷看我们这一局还没打完，说不定让我们四个活过这场战斗，过后我们就还可以接着玩。”

“你真是鬼机灵。”阿清咧开嘴笑了，“不过，老天爷又不傻，你怎么骗得了老天爷？也许牌打到一半，阎王爷就会把我们